伊斯兰教苏菲派研究及其相关问题

[文章编号] 1001－5558(2008)04－0177－10

● 哈宝玉

[摘要] 本文在回溯苏菲派基本发展史的同时，一是对苏菲、苏菲派和苏菲主义等作了简单考释，二是就西方学界对苏菲派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进行了梳理和介绍，三是认为进一步加强对苏菲派研究不仅有助于伊斯兰思想史、伊斯兰哲学史、中国穆斯林文化的研究，而且对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宗教间的了解与互信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伊斯兰教；苏菲派；东西方成果

[中图分类号] B920　　[文献标识码] A

伊斯兰教从兴起到宗教体制的形成，大约经历了三个世纪。最初一个多世纪，是苏菲派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苏菲派开初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部分门弟子个人的虔敬行为，以崇尚道德、禁欲苦修为基本特征。7世纪末，苦行和禁欲行为在阿拉伯半岛周边地区得到迅速发展，由麦地那、库法、巴士拉等地逐渐扩展到开罗、大马士革和波斯的一些地区。与此同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苦修者、忏悔者和素食者等。后来，这种纯粹个人行为逐渐演化为一种对奢华风尚的消极抗议，并发展成具有巨大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这一阶段，苏菲和苏菲派的名称还没有正式出现。8世纪中叶，原来进行禁欲苦修的人士，结成无一定组织的松散团体，开始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人们提出的新问题。8世纪下半叶，松散的团体演变成苏菲派。至9世纪，苏菲派的理论和实践开始形成，并形成以祝奈德（Abu Qasim al－Junayd）和比斯塔米（Abu Yazid Bistami）为代表的伊拉克和呼罗珊两个主要系统。10至11世纪，苏菲派广泛传播，同时各地孕育出一批著名的苏菲大师。11世纪以后，安萨里重建伊斯兰教学科时，把长期受排挤的苏菲派纳入“正统派”（Ahl al－sunah wa al－jamā‘a）学说中，一方面促成了苏菲派与正统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学者的合流，另一方面为苏菲派在伊斯兰教学科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从12世纪起，无组织的松散的苏菲修道团体转变为组织严密的教团，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边缘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到16世纪，苏菲教团臻于极盛，达到其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大体而言，苏菲派在伊斯兰教的宗教生活中居统治地位长达五六个世纪之久，有“教中之教”之称。18世纪以来，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苏菲教团为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独立，在历次斗争中揭竿而起并取得胜利。至今，它不仅是宗教中的主要派系，而且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

一、关于苏菲、苏菲派和苏菲主义的基本考释

约在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苏菲派以苦修（zuhad）和禁欲为特征出现在阿拉伯地区。这些虔诚的苦修者当时还没有被称为苏菲，有的叫“乌巴德”（‘Ubbad，单数‘Abid，奉献者），即全身心地奉献于安拉之人；有的称“祖哈德”（Zuhad，单数Zahid），意谓禁欲苦行者；有的叫“努沙克”（Nussak，单数Nasik），意谓虔诚者等。“苏菲”（sūfi）这一名称的出现比较晚，约于9世纪中叶才正式出现在阿拉伯文献中，用来指那些完全奉献于伊斯兰教精神生活的苦修者。①

关于“苏菲”一词的词源，众说纷纭。有人说，大致因为信仰者喜欢身披粗羊毛斗篷而得名，是伊斯兰教内部穆斯林个人的一种自省、自修方式。此外，还有纯洁说、高位说、苦行说、智慧说和选择说等。纯洁、高位、苦行、智慧、选择这些词的读音，在阿拉伯语中都与“苏菲”的读音相似，而从其词义看，也能自圆其说。阿拉伯语中的Tasawwuf由Sawuf派生而来，原指“穿羊毛衫的清贫者”，意为“加入苏菲派”，而Mutasawwif则是指加入苏菲群体并信仰苏菲教义的人，即“苏菲派信士”。

此外，古代和现代学者对Tasawwuf一词的词源亦有诸多不同解释。有的说Sūfiyya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常常坐在麦地那清真寺周围的一些清贫的修道士；有的说他们是礼拜时站在第一排的人；有的说是一个叫做“苏凡”后裔的游牧部落名；有的说是Sawft al—gafā（后项的发卷），据说苏菲信士喜欢蓄蓬松的长发直垂后背；有的说这个词由Sawfi派生而来；有的认为这个词在公元8世纪时，与介于希腊词Theosophieh和阿拉伯词Tasawwuf之间的Sūfūs有关。而诺尔迪克（Noeldeke）认为在希腊语中连写 s 时和阿拉伯语中的字母 s 一样，而不是 sā，在阿拉米语中亦是如此，并不是从希腊语中的sūfūs转译为阿拉伯语中的sawfi。各种说法，不一而足。②

据法国学者马西农（Louis Massignon）的研究，“苏菲”作为个人的绰号首次出现在8世纪下半叶，由库法的炼金术士、禁欲者加比尔·本·哈彦和著名的苏菲信士艾布·哈希姆提及。这就是说“苏菲”最早出现在库法。至于亚历山大建立后时期（那个时代几近贾赫兹和穆哈西比生活的时代），于814年出现在呼伯勒（hubri）的al—sawufiyya（苏菲派），也许是在库法传播的什叶派苏菲派的一支，其最后一位苏菲伊玛目是阿布杜科。③ 这一名称出现半个世纪后，在伊拉克广为流传。此后，在穆斯林“内学派”中使用长达两个世纪之久。我们今天使用的“苏菲”和“苏菲派”两词，在那时就已经演变成了披着羊毛斗篷进行苦修的人。“苏菲”和“苏菲派”这两个词也是当时逊尼派部分穆斯林的服饰称谓，

① 希提. 阿拉伯通史（上）[M]. 马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515. 另参见R. N. Frye（福芮），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剑桥伊朗史》），vol. 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 431；A. J. Arberry（阿伯里），Sufism：An Account of the mystics of Islam（《苏非主义：伊斯兰神秘主义解说》），Unwin，London，1979. p. 35.

② Massignon（马西农）、Mustafā Abu al—Raziq（穆斯塔法·阿卜杜·拉兹格）：Al—tasawwuf（《苏非派》），Dar al—kitāb al—lubnāniyya wa Maktab al—Madaris（黎巴嫩书局和麦达勒萨图书馆），1984. 22～23.

③ 前引书，第25页。又见Leiden（莱登），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伊斯兰百科全书》），vol. 4，1934. p. 681.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哈桑·巴士里的一位弟子法拉格达·萨巴赫曾穿这种衣服。① 719 年，因有人提出这是基督教徒的装饰而遭到指责和批评，并予以取缔。10 世纪时的著名苏菲大师赛剌吉·图西说："着羊毛服饰是先圣的习惯，也是卧里的象征。苏菲信士效仿圣贤之习，因而得名。"② 大概因为粗织的羊毛服装便于那些修行的人席地坐卧，适应流浪和旅行生活吧，所以现在一般认为"苏菲"一词就是源于身披羊毛衣服而虔诚忏悔苦修、追求内心纯洁、生活简朴的人。

"苏菲主义"一词是欧美学者对伊斯兰教苏菲派的称谓。伊德里斯·沙提出，Sufism（苏菲主义）这一拉丁化的名词是 1821 年法国学者托洛克造出来的。而"主义"一词在东西方学者的研究中有较多争议，如有"'哈佛大学宗教研究之父'尊称的史密斯（W. C. Smith）坦率地指出：把基督教之外的精神文明配上'主义'（－ism）的语根，是 17 世纪以来西方学人的偏见。譬如，印度教（Hinduism）、佛教（Buddhism）、儒家（Confucianism）、道家（Taoism）、犹太教（Judaism）和伊斯兰教③（Islamism）都以'ism'收尾，而基督教（Christianity）则明显不同。"④ 这样看来，"苏菲主义"是西方学者的语词创新，似有殖民主义的色彩，不能代表东方学者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不能完全表达这个词的真正含意和本质属性。

就东方学者而言，特别是穆斯林学者，常常采用 Tasawwuf 一词。他们认为，苏菲派"是一种人生哲学与行为方式，其目标是追求道德完善、精神幸福和认知真理"，"通过肉体与心灵的修炼及物质生活的禁欲苦行达到心灵净化和道德提升"，是"追求正道的途径"，"认识绝对真理的过程"；⑤ 不仅是"一种宗教领域中的思想和感觉的方式"⑥，而且是一种哲学学说和理论。这种价值取向绝不是什么"主义"所能代替得了的。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伊斯兰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称，在伊斯兰世界，人们更为经常使用的是阿拉伯文 Tasawwuf 而不是 Sufism。鉴于该名词在东西方学者的理解和研究中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我们采用苏菲派一词。

二、研究的基本回顾及现状

1. 中国的苏菲派研究

多年来，如何评价苏菲派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问题，尤其是随着我国对伊斯兰教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苏菲派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传入中国的时间、传入路线与传入方式，苏菲派与中国门宦的关系、与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关系、与一般穆斯林信仰的关系，等等，都引起我国学者的足够关注。为此，有

① 前引书，第 27 页。

② 赛剌吉·图西（Al－sirāj Al－tūsī）：Kitāb Al－lum'a（《光耀》或《闪光》），al－qāhir，Dar al－kutub al－hadith bi l－misr. 开罗：埃及现代书局，1960. 47.

③ 西方采用"伊斯兰"这一术语肇始于近现代晚近时。欧洲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没有使用"伊斯兰"这一术语，后来"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而且还是相当模糊不清与扭曲失真地了解到了它的各种方式与观念"。中世纪时，欧洲人通常以贬损和诬蔑的口吻称伊斯兰教或穆斯林为"撒拉逊人的教派或异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当"宗教"一词流行起来的时候，才有"撒拉逊人的宗教"、"鞑靼人的或突厥人的宗教"等称呼。在启蒙运动中，方看到"穆罕默德的宗教"。近现代晚近时，在穆斯林学者的力争下，才采用"伊斯兰教"。详见（加拿大）史密斯. 宗教的意义与终结［M］. 董江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96.

④ 杜维明. 儒家人文精神的宗教涵义［J］. 哲学动态，2000，（5）.

⑤ 艾布·沃法·塔夫塔扎尼（Abū Wfa Taftazani）：Dāhl al－tasawwuf（《苏菲派入门》），al－qāhir，Dar al－thaqāfyya. 开罗：文化出版社，1983. 15.

⑥ 希提. 阿拉伯通史（上）［M］. 马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514.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必要就近年来国内外对苏菲派的研究作一概略介绍。

唐永徽二年（651），伊斯兰教经“香料之道”和“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一些波斯、阿拉伯和中亚的苏菲传教士便陆续踏上这个文明古国的国土，如来到东南沿海的“三贤”①。10世纪末，苏菲派已传入中国新疆，当时已有少数苏菲信徒在新疆活动。11世纪以后，中国内地已有一些苏菲信徒活动。到了元代，苏菲信徒的数量有所增加，《元典章》提到的“迭里威士”就是波斯语“苦修者”的音译。同时，中国穆斯林的有识之士亦把他们的慧眼投向伊斯兰文明古国，他们含心茹苦，跋山涉水，足迹万里，前往麦加朝觐或游学于波斯、阿拉伯和中亚地区，寻师求教，研习苏菲学理，如哲赫忍耶门宦的马明心、华寺门宦的马来迟等。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西北甘宁青地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苏菲教团——门宦（四大门宦哲赫忍耶、虎夫耶、嘎德忍耶和库布忍耶以及新苏菲派西道堂）。而对其思想的介绍和论述，大约始于明清之际。明清苏菲派思想的传播由两条路径展开：一是明清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译著推动了苏菲派思想在伊斯兰学术界特别是民间的广泛传播，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等；二是经堂教育及其采用的阐宣苏菲派思想的部分经典。这两条途径基本上是“口耳相传”式的。而学术性的分析研究却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末，始有金宜久在《伊斯兰教概论》中较为详细的论述，伴随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苏菲派与中国门宦》② 和《苏菲派与汉文伊斯兰教著述》③ 等，马通的《苏菲派的产生、发展和传播》④、《华哲·阿布都·董拉希与祈、马、鲜三门》⑤、《赫达耶通拉黑与马守贞》⑥ 和《中国伊斯兰教门宦与西北穆斯林》⑦，勉维霖的《伊斯兰教苏菲派的教职及传承世系》⑧ 和《回族伊斯兰教苏菲派学术思想渊源》⑨，杨怀中的《对西北地区伊斯兰教苏非派的几点认识》⑩、《论十八世纪哲赫林耶穆斯林的起义》⑪ 和《甘宁青回族中的苏菲派》⑫、王怀德的《苏菲派的演变与门宦制度形成的特点》⑬、冯今源的《关于门宦教派问题的刍议》⑭、杨克礼的《伊斯兰教苏菲派哲学思想初探》⑮、高占福的《论中国伊斯兰教的门宦》⑯ 等。由西北门宦溯源至新疆依禅派，进而揭示其与中亚苏菲教团道统渊源的论文有：王守礼的《新疆依禅派研究》⑰、陈国光的《回回二十五史到中原考——关于新疆伊斯兰神秘主

① 明代何乔远在《闽书》中记载，穆罕默德四大门弟子在唐武德九年（662年），受遣入唐传播伊斯兰教。一贤翰葛思（宛葛素）在广州，二贤在扬州，三贤沙谒储和四贤我高仕在泉州。

② 甘肃民族研究，1982，（1～2）.

③ 世界宗教研究，1983，（2）.

④ 宁夏社会科学，1985，（3）.

⑤ 西北史地，1985，（3）.

⑥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6，（1）.

⑦ 西北民族研究，1989，（1）.

⑧ 宁夏社会科学，1989，（4）.

⑨ 甘肃民族研究，1986，（2）.

⑩ 甘肃民族研究，1984，（1～2）.

⑪ 宁夏大学学报，1981，（1）.

⑫ 宁夏社会科学，1986，（4）.

⑬ 世界宗教研究，1984，（2）.

⑭ 新疆大学学报，1985，（4）.

⑮ 甘肃民族研究，1983，（3）.

⑯ 世界宗教研究，1988，（2）.

⑰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5）.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义在内地传播问题》①、《新疆历史上的伊斯哈克耶 ——兼论我国哲合林耶的来源》② 和《中亚纳合西班底教团与中国新疆合卓、西北门宦》③，陈慧生的《试论清代白山派和黑山派之间的斗争及其影响》④，等等。在这一领域中，最先取得突破的学术专著有1981年勉维霖的《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本书对宁夏伊斯兰教的教派门宦作了介绍，并对其特征、历史演变、教义修持及与世界伊斯兰教的关系作了精辟分析。1983年，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的出版，以更加广阔的视野、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把中国伊斯兰教主要教派与门宦及其支系的教义渊源、发展、现状以及他们的修持和礼仪等全面地展现了出来，将教派门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被视为当代教派门宦研究"筚路蓝缕的开山著作"。1986年，作者撰著的《史略》"姊妹篇"《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的出版，使教派门宦的研究更加深入。勉维霖和马通的鼎力著作，不仅使中国教派门宦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推进了中国苏菲派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广泛深入地交流并与之接轨。

90年代初以来，具备一定水平的苏菲派专著、译著、论文集、资料集相继出现，有些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如陈德成的《苏菲派的思想渊源》⑤，吴云贵的《新兴苏菲教团概述》⑥，周燮藩的《苏菲主义概述》⑦、《伊斯兰教苏菲教团与中国门宦》⑧ 和《苏菲派与明清之际的中国伊斯兰教》⑨，金宜久的《苏菲派与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⑩，张玉兰的《11～15世纪的印度苏菲派》⑪，王建平的《波斯苏菲与中国塔利格的历史联系》⑫，沙宗平的《伊斯兰"塔骚屋夫"探析》⑬，马桂芬的《胡门门宦的历史沿革》⑭，马效佩的《伊斯兰与苏菲行知》和《纳斯尔教授的'圣道伊斯兰教'观初探》⑮等等。这些成果多侧面、多角度地论述了苏菲派的历史、现状、未来及与门宦的关系。金宜久的《伊斯兰教的苏菲神秘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一书，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论著对苏菲派的起源、发展过程，苏菲神秘主义学说体系、功修道路，苏菲派与逊尼派、什叶派的区别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刘正寅和魏良弢合著的《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则是对西域和卓家族的专题研究。2002年，唐孟生的《印度苏菲派及其历史作用》（经济日报出版社）和张文德的《中亚苏菲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两著，是对地区苏菲派较好的研究，其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2006年，王俊荣的新著《天人合一，物我归真：伊本·阿拉比存在论初探》（宗教文化出版社），在充分运用阿拉伯文资料的基础上，对具有历史影响的苏菲著名人物伊本·阿拉比及其思想做了专题研究，使我国学术界对伊本·阿拉比的研究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上述成果反映了这一主题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新进展和新突破。而一些阿拉伯波斯文著作的翻译出版，给苏菲派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安萨里的《圣学复苏精义》（商务印书馆，2001）、《迷途指津》（宗教文化出版社，

① 世界宗教研究，1985，（3）.
② 世界宗教研究 1987，（1）.
③ 世界宗教研究，1988，（1）.
④ 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 [C].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
⑤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2）.
⑥ 甘肃民族研究，1992，（2～3）.
⑦ 甘肃民族研究，1994，（4）.
⑧ 甘肃民族研究，1991，（4）.
⑨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1）.
⑩ 世界宗教研究，1994，（2）.
⑪ 南亚研究，1990，（3）.
⑫ 回族研究，1999，（4）.
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3）.
⑭ 世界宗教研究，2005，（4）.
⑮ 西北民族研究，2006，（1）.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04）和伊玛目·冉巴尼·希尔信迪的《麦克图巴特·书信集》（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以及元文祺等人翻译的《波斯经典文库》（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等。李琛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苏菲派的思想流变。

2 西方学术界的研究

国外苏菲派的研究起于19世纪20年代，涌现出不少研究苏菲派的学者和著作。在此，就代表性成果略作介绍。

西方对苏菲派的研究是伴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的侵略而进行的，也和西方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分不开。1821年，德国神学教授托洛克（F·A·D·Tholuck）出版了第一部综合性研究苏菲派的专著《苏菲派与波斯泛神论神学》（Sufismus sive theosophia persarum pantheistica）。四年后，《早期神秘主义文献精华选编》（Bluthensammlung aus der Morgenlandischen）刊印问世。托洛克说："苏菲的学说既不会产生于穆罕默德自身的神秘主义之外，也还必须由此来加以说明。"这一观点，超越了他的新教徒身份，也超越了他的论著和文献选编。从这时起，西方学者开始对苏菲派产生了广泛的兴趣。尔后，英国学者尼克尔森（Reynold A·Nicholson，1868～1940）的《伊斯兰教神秘派》（《The mystici Islam》，伦敦，1914）、《伊斯兰神秘主义研究》（《Studies in Islamic mysticism》，剑桥，1967）等，以大量的阿拉伯文原始资料为依据，通过详细的考证和精辟的分析，说明苏菲派形成的历史过程，总括了苏菲派的基本内容。不仅如此，尼克尔森还翻译出版了一些著名苏菲学者的著作，如胡吉维里的《掀开帷幕》（《Kashfu Al—Mahjūb》，伦敦，1936）、鲁米的八卷本《玛斯纳维》（《The Mathnavi》，8 vols，伦敦，1925～1940）等。尼克尔森著作的问世，把西方学术界对苏菲派的研究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另有M．史密斯（Margaret Smith）的《近东和中东的早期神秘主义研究》（《Studies in the early mysticism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伦敦，1931）和《神秘者安萨里》（《al—Ghazali the mystic》，伦敦，1944）等。

在西方学术界，二战后的成绩更为突出，如尼克尔森的《鲁米：诗人和神秘者》（《Rumi：Poet and Mystic》，伦敦，1950）、阿伯里的《苏菲主义》（《The mysticism》，伦敦，1950）、M．史密斯的《苏菲的爱之路》（《The love's road of sufis》，伦敦，1954）、《神秘者之路》（《Road of mystic》，伦敦，1976）等。这些成果把苏菲派的研究引向深入。尔后，在马西农的带动下，法国学者在苏菲思想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如科尔班的《伊本·阿拉比苏菲学说中的创造性想象》（1958）、《阿维森那和直觉的叙述》（1960），安纳瓦迪和加尔德的《穆斯林神秘主义者》（1961）等。对苏菲教团的形成、组织、仪式等的研究，特里明汉的《伊斯兰教苏菲教团》（《The Sufi Orders in Islam》，伦敦，1973）最有代表性。全面论述苏菲派的著作以安娜玛丽·希梅尔的《伊斯兰教神秘主义领域》最具权威。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伊斯兰教的研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这与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所引起的国际热点有关。关于苏菲派研究的综合性论著仍是席默尔（Annemarie Schimmel）的《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领域》（Mystical Dimensions of Islam？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弗莱彻教授的开拓性著作《中国和伊斯兰教的内亚研究》（Joseph Fletcher，《Studies on Chinese andIslamic Inner Asia》，1995）探讨了也门和麦加的道堂与中国门宦的内部联系。而弗氏的《中国西北的纳格什班迪耶》（《The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1995）则对西北虎夫耶、哲合忍耶门宦与纳格什班迪教团的渊源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当代伊斯兰研究著名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主编的《伊斯兰教精神性》，上卷为"基础"，下卷为"体现"（Islamic Spirtuality 1～2，London，1987～1990），从苏菲学说到历史发展都作了详尽概述。① 威廉姆·W·柴提克的《苏菲主义：一个简短的导论》（《Sufism：a short introduction》，牛津，2000）以及尼克尔森《伊斯兰神秘主义研究》（2004）的再版，使苏菲派的研究更加深

① 纳赛尔主编《伊斯兰教精神性》的全面介绍，参见马效佩．伊斯兰精神性全书评介［J］．西北民族研究，2008，（1）．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入。

总之，西方学者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但他们因受西方社会史观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不免存在一定的不足，一些观点尚待商榷。当然，不能忽视西方学者对苏菲派的研究，他们对伊斯兰世界这一现象做出的解释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3. 伊斯兰世界的研究成果

应该说，穆斯林学者研究苏菲派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在二战前苏菲派研究基本上是纯西方的东方学者的研究活动。

早年，一些穆斯林学者把西方势力统治伊斯兰世界的责任归咎于苏菲派的传播，因此认为西方研究苏菲派是“一种殖民主义者的密谋”。① 这话并不无道理。客观地说，西方对苏菲派的研究是伴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的侵略而进行的，也和西方对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研究分不开。

长期以来，受西方教育的或世俗化的知识分子往往以西方的价值观作为观察和判断问题的标准，对宗教持轻视态度，或多或少地否认伊斯兰教的法典礼仪、社会准则或生活方式。自 19 世纪初以来，倡导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学者只限于对伊斯兰教法的恢复和宣传，而忽视苏菲派思想，甚至对其持否定态度，造成苏菲派在伊斯兰世界长期得不到重视和研究的局面。尽管苏菲派在伊斯兰“西化知识分子”眼中一文不值，但在民间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二战后，当穆斯林知识分子意识到离开研究苏菲派就很难完整地研究伊斯兰教思想时，波斯、阿拉伯、中亚、印巴次大陆和土耳其的学者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他们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资料，逐渐地把精力投入到这一工作中。但是，他们转借或翻译过来的研究成果，在学术观点上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学者的偏狭和局限。

近几十年来，伊斯兰世界开始重视对苏菲派的研究，不仅整理出版了历史上一些著名苏菲大师的遗作，而且把大量阿拉伯文、波斯文、乌尔都文、土耳其文著作翻译出版。在黎巴嫩贝鲁特出版了诸如安萨里的《迷途指津》（Al－munqzu min Al－dlāl，贝鲁特，1980）、沙赫勒斯坦尼的《宗教与教派》（Al－milal wa Al－nihl，贝鲁特，1992）、艾布。嘎斯姆。古什里的《古什里苏菲学论集》（al－risāl al－qushair fi‘ilm al－tasawwuf，贝鲁特，2001）、吉里的《完人》（al－lnsan al－Kamil，贝鲁特，2000）、比斯塔米的《苏菲派全集》（al－majmū‘a al－sufiyah al－kāmila，贝鲁特，2004）等名著，还有权威性的苏菲派术语辞书如由安瓦尔撰著的《苏菲派术语词典》（M‘ajim al－mustalhāt al－sufiyah，黎巴嫩书局，1993）和里法格。阿吉姆主编的六卷本《伊斯兰苏菲派术语百科全书》（Mwsu‘a mustalhāt al－tasawwuf al－islami，黎巴嫩书局，1999）以及穆罕默德。杰拉里。舒勒福（Muhammad Jlali shrf）的研究论著《伊斯兰教苏菲派研究》（Dirāsāt al－tasawwuf al－islami，贝鲁特，1984）等。埃及自古是苏菲派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向来重视苏菲派的研究。上世纪 60 年代重新编辑出版了赛剌吉。图西（Al－sirāj Al－tūsi）的《光耀》（Kitāb Al－lum‘a，开罗，1960）、卡拉巴兹的《认识苏菲派》（Kitāb al－ta′arruf li Madhhab ahl al－tasawwuf，开罗，1960）以及伊本。阿拉比的《智慧的珍宝》（Fusus al－Hikam，开罗，1967）和《麦加的启示》（al－Futuhat al－Makkiyya，开罗，1967）等名著。研究性的代表论著主要有：埃及学者阿菲夫（Abū al－‘alā Afifi）的《苏菲派：伊斯兰教的精神革命》（al－tasawwuf al－thwrt al－ruhiyah fi al－islam，亚历山大，1963）、伊布拉欣（Ibrāhīm Busyūni）的《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传播》（Nasha′t al－tasawwuf al－islam，开罗，1969）、侯赛尼的《存在单一论哲学》（Falsaf Wahdt al－wujūd，开罗，1997）和艾布。沃法。塔夫塔扎尼（Abū Wfa Taftazani）的《苏菲派入门》（Dāhl al－tasawwuf，开罗，1983）等，黎巴嫩学者穆罕默德。杰拉里。舒勒福（Muhammad Jlali shrf）的《伊斯兰教苏菲派研究》（Dirāsāt al－tasawwuf al－islami，贝鲁特，1984），海湾国家中科威特学者阿布杜。热哈曼的《＜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苏菲思想》（al－fikr al－sūfi fi dwu al－Kitāb wa al－suna，科威特，1986）和穆罕默德。阿布杜。茹伍夫（Mahmmud‘Abd al－rwūf）的《苏菲探真》（Al－kashaf an Haqqt

① Nasr，Seyyed Hossein：Living Sufism（《活跃的苏菲主义》），London and Boston：Mandala Books，1980，p. 2.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l—sūfiyah，约旦，1994）等。这些成果的出现，使苏菲派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但遗憾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学者对苏菲派的研究出现了两个极端，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过于标榜苏菲派，甚至出现赞美之辞，另一种则过于批评贬损。尽管如此，仍不乏有如埃及阿菲夫那样的公正学者。

与我国西北特别是新疆苏菲教团有渊源关系的中亚苏菲派研究的成果也较丰硕，如“S．M．德米多夫的《土库曼斯坦的苏菲派》（1978）、拉赫马诺夫和伊乌苏波夫的《花剌子模的圣地及其渊源》（1963）和A．沙法罗夫的《德尔维什派的起源及社会本质》（1975）等”。① 印度学者赛义德·莱兹维的《印度苏菲主义史》（Saiyid Athar Abbas Rizvi，《A History of Sufism in India》，新德里，1978）不仅是研究印度苏菲派的力作，也是研究我国新疆苏菲派的一部极有价值的论著。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苏菲派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和前瞻性，它不仅填补了伊斯兰教研究领域的空白，而且为我们提供和积累了宝贵的学术资料，这是我们值得庆幸的。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些研究中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叙述历史较多，分析问题较少；资料翻译较多，问题剖析较少；面上研究较多，点上研究较少。（二）因受社会史观、研究方法和资料取舍的影响，东西方学者的研究亦有较大差异：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学者占有原始资料较多，但缺乏足够的理论水平；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虽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但缺乏对苏菲派理论和实践更为准确的把握。因此，对苏菲教团尚需进行创新性的基础研究。

三、社会影响与现实意义

苏菲派既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派别，也是伊斯兰教研究中的核心领域之一，虽然富蕴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在研究中存在很大的难度，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一些领域甚至是不敢逾越的禁地，如对苏菲教团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学术界对此也有诸多不同的声音，致使苏菲派研究处于一种尴尬的学术境地。尽管现实研究与苏菲派的实际作用还存在一段距离，但长期以来，苏菲派思想都是阿拉伯乃至世界历史学家、哲学家、宗教学者和穆斯林大众广泛关注的对象，其影响和作用关涉诸多方面。

1. 苏菲派在伊斯兰教思想史中的重要性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通常认为苏菲派只是一个宗教派别，因此，对其研究领域仅仅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事实上，从一定程度上说，苏菲派更是一种认识宇宙的态度，是一种现实生活方式。在这

① 张文德．中亚苏非主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9．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种认识论和世界观的支配下，历史上孕育出诸如赛剌吉。图西①、卡拉巴兹②、古什里③和伊本·阿拉比④等大批苏菲学大师和学者，还有如伊本·西那、安萨里和伊本·赫勒敦等著名苏菲哲学家。他们的思想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整个伊斯兰精神构建中起到重要作用。早一点说，自苏菲大师哈拉吉之后，苏菲派成为继沙里亚（Shar'a）和教义学（Kalam）之后伊斯兰教的又一重要学科。伊斯兰著名思想家安萨里曾把伊斯兰学科划分为四大门类——教义学、内学、哲学和苏菲学，⑤ 有的学者分为教义、教法、苏菲和哲学四种，⑥ 有的学者则从纯粹宗教学角度将其分为两大类——苏菲学和教法学。⑦ 从这几种划分中，我们发现苏菲派在伊斯兰学科和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产生和所发生的事件是伊斯兰教史上的重要方面。著名历史学家吉布说："如果对苏菲派的运动及其因果关系不能耐心地并以学者的公正态度进行研究，便不能写出一部令人满意的伊斯兰教历史。"⑧ 从纯粹宗教学意义上说，伊斯兰教思想始终以"真主独一"为主线，脱离了"唯一论"思想就不可能是伊斯兰教，一部完整的伊斯兰思想史尽管包括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经济和法律等诸多方面，但作为思想史而言，不能离开苏菲派思想。

2 苏菲派在伊斯兰哲学史上的地位

历史上，与哲学一样，虽然宗教也讲世界整体问题，讲最大最高的普遍性，但它与哲学始终有一定

---

① 即艾布·纳赛尔·阿布杜拉·本·阿里·穆罕默德·本·叶赫亚·赛剌吉·图西（Abu Nasr 'Abd al-allah bin 'Ali Muhammad bin Yehya Al-sirāj Al-tūsī，？～988），10 世纪著名苏菲学者，被誉为"穷人的孔雀"[tāwūs al-fuqrāy，见 Shaih Anwar Fuād Abi Hzam，M'ajim al-mustalhāt al-sufiyah（《苏菲派术语词典》），maktab Lubnāni，1993，p20.]。著有劝诫书《箴言》（Mulh）和苏菲名著《光耀》（Kitāb Al-lum'a）。

② 即艾布·伯克尔·穆罕默德·本·伊斯哈格·本·伊卜拉欣·布哈拉·卡拉巴兹（Abū Bakr Muhammad bin Ishaq bin Ibrāhīm Buhāli al-kalābādhī，？～990），10 世纪著名苏菲学者，哈乃斐派教法学家，被誉为"伊斯兰之冠"[Tāj al-islam，见 Shaih Anwar Fuād Abi Hzam，Mu'ajim al-mustalhāt al-sufiyah（《苏菲派术语词典》），maktab Lubnāni，1993，p21.]。著有《认识苏菲派》（Kitāb al-ta'arruf li Madhhab ahl al-tasawwuf）。

③ 即伊玛目·艾布·嘎赛目·古什里·尼撒布尔（Imam Abu Qāsim al-qushair al-nīsābūr，987～1073），11 世纪著名苏菲学者，有"伊斯兰荣誉"[Zein al-islam，见 Shaih Anwar Fuād Abi Hzam，M'ajim al-mustalhāt al-sufiyah（《苏菲派术语词典》），maktab Lubnāni，1993，p21.] 之称。主要著作有《古什里苏菲学论集》（al-risāl al-qushair fi'ilm al-tasawwuf）。

④ 伊本·阿拉比（Ibn Arabi，1165～1240），生于西班牙的穆尔西亚，卒于大马士革。伊斯兰教苏菲学家，被誉为"大长老"（al-sheih al-akbr）、"宗教复兴者"[Muhy al-din，见 Shaih Anwar Fuād Abi Hzam，M'ajim al-mustalhāt al-sufiyah（《苏菲派术语词典》），maktab Lubnāni，1993，p24.]。提出"存在单一论"（wahdt al-wujūd），构建苏菲派理论体系。主要代表著作有《麦加的启示》（al-Futuhat al-Makkiyah）和《智慧的珍宝》（Fusus al-Hikam）等。

⑤ 安萨里（Al-Ghzāli）：Al-munqzu min Al-dlāl（《迷途指津》），Beirut，Mu'iss Nasr li l-thqāfa. 贝鲁特：纳赛尔文化公司，1980. 55.

⑥ 穆罕默德·杰拉里·舒勒福（Muhammad Jlali shrf）：Dirāsāt al-tasawwuf al-islami（《伊斯兰教苏菲派研究》），Beirūt，Dar al-nahdt al-arbiy. 贝鲁特：阿拉伯复兴书局，1984. 7.

⑦ 赛剌吉·图西（Al-sirāj Al-tūsī）：Kitāb Al-lum'a（《光耀》或《闪光》），al-qāhir，Dar al-kutub al-hadith bi l-misr. 开罗：埃及现代书局，1960. 43.

⑧ 引自 Sh. A. 拉希德、I. H. 库雷希：《巴基斯坦简史》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331 页。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区别，因为哲学诉诸的是人类的理性。宗教与哲学虽有区别，但又紧密联系，在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宗教意识始终渗透着哲学问题。对伊斯兰哲学①而言，更为如此。伊斯兰哲学的主体离不开苏菲派思想，其诸多不解问题都是靠着苏菲派思想来进行解释和回答的。近代以来，苏菲派在诸如北非、印巴次大陆、中亚等伊斯兰世界非常盛行，其哲学思想对当地穆斯林影响很大。不仅如此，伊斯兰哲学对中世纪欧洲产生过重要影响，引起西方学术界诸如马西尼翁和尼科尔森等著名东方学学者的足够重视。时至今日，它仍是整个人类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说伊斯兰哲学史，倒不如说是苏菲派哲学史更为确切。

3. 苏菲派与中国穆斯林文化

苏菲派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影响，受资料所限，无法确定具体的起始年代，著名的苏菲殉道者哈拉吉于905~912年到印度和中亚传道，最后到了我国的吐鲁番（高昌）。哈拉吉的事例说明，至迟在10世纪初，苏菲派的传教活动已从中亚进入我国西部边陲。从宋、元至清陆续到内地传道授业的苏菲传教师，使苏菲派有了较大范围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穆斯林的哲学思想、文化教育（主要是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穆斯林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因此，一部完整的中国穆斯林文化史离不开苏菲派所蕴藏的文化意蕴。

4. 苏菲派与西北地区门宦

我国西北是苏菲派最早传入的地区，苏菲教团比较集中，信众较多，范围较广，历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在当代伊斯兰世界，还是在我国穆斯林社会，苏菲教团与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我国西北教派门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和挑战性的新情况、新问题，给社会和谐稳定、地区宗教和顺带来了诸多复杂因素。因此，开展和加强苏菲派及其现实问题的研究，不仅对我国伊斯兰教史、哲学和宗教学术史有益，更重要的是对我国西北地区社会的稳定有利。

5. 苏菲派与人类文明和世界宗教

总体来说，苏菲派是伊斯兰教内神秘主义的主流，主张以修身、内省、达己达人为根本宗旨。它所要表达的是个人的心性，关注的是人们内在精神的合理性。纵观人类文明和世界宗教所轩辁的道德价值，无不有宗教神秘主义作为桥梁而予以阐释。因而，研究苏菲派乃至各宗教神秘主义，对人类文明和世界宗教间的相互认识和了解具有积极的精神沟通作用。

从上述意义上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深入地研究苏菲派，不仅有利于钩沉苏菲派历史和揭示苏菲派的本质，而且有利于对其社会表现特征和社会影响力进行准确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加深中国学术界对世界的了解和世界对中国学术的认识，有利于加深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宗教间的了解与互信。从这种意义上说，注重苏菲派的理论和现实研究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活动。

[收稿日期] 2008-09-22

[作者简介] 哈宝玉（1967~ ），男，回族，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西安 710062

① 伊斯兰哲学和阿拉伯哲学的关系，学术界有过争论。早在上世纪50年代，马坚曾精辟地指出：“伊斯兰哲学就是阿拉伯哲学。这些哲学家是在伊斯兰教政权之下成长起来的，而且绝大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因此有人把他们叫做伊斯兰哲学家。这些哲学家都是阿拉伯帝国的臣民，而且他们的哲学论文都是用阿拉伯文写作的，因此有人又把他们叫做阿拉伯哲学家，把他们的哲学叫做阿拉伯哲学。伊斯兰哲学和阿拉伯哲学是异名同实的。”参见第·博尔. 伊斯兰哲学史（译者序）[A]. 马坚译. 上海：中华书局，1958. 2. 这个论述较为准确，也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意见。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从教育在乡村到教育向城市的转变。圣母圣心会传入西南蒙古教区以来，外国传教士多在乡村和山陵地区购地建堂，长期居住，他们曾认为大城市不如小乡村好传教。后来，这些外国传教士逐步认识到，不进城市，不与社会接触，不了解情况，传教之事就不好办，因此在1922年划分两教区时，宁夏教区、绥远教区均以城市为名，随之而来的教会办学也逐步由乡村转向城市，由封闭变得开明。但从始至终，圣母圣心会办学严谨，注重宗教宣传。

（三）从办学服务于教民到办学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社会的多角色转变。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迁，圣母圣心会在西南教区办学不再仅仅满足于教育教民识字、知《圣经》要理，而且为其政治目的、文化扩张而服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传教士一方面对教民子弟进行强迫教育，凡教徒子女“必入教会所办之学校，苟子女于相当年龄不受教育者，不能向教堂租地”，① 另一方面严禁教民子弟进入非教会学校读书，“如有将子女送进国家学校者，是丧失子女的灵魂，是犯‘背教’的大罪，即施以渎圣事之‘绝罚’。”② 三盛公公学等校从来不组织爱国活动，只悬挂比利时国旗，不准升起中国国旗。

总之，圣母圣心会为了传教事业、为了文化扩张在西南蒙古教区办校兴学，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活动，所办学校以点带面，多集中于小学教育、宗教信仰教育上。但是该教会的教育活动促进了当地的教育发展，实现了教育面前男女平等、贵贱平等，为社会培养了许多有用人才，扩大了当地的师资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讲，推动了平民教育。

[收稿日期] 2008-07-05
[作者简介] 王曙明（1970～ ），女，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2006级博士研究生。西安 710069

The CICM's Educational Activity in Detached du V. A. de Mongolia Occidental in Modern Times

Wang Shuming

Abstract: The CICM carried out missionary work in Detached da V. A. de Mongolia Occidental in modern times; meanwhile, it established schools and conducte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hich ha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local society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ICM); Detached du V. A. de Mongolia Occidental; in Modern Times; Educational Activity.

Studies on Tasawwuf of Islam and It's Correlated Question

Ha Baoyu

Abstract: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Sufi, firstly, this paper made a simple test release of the Sufi, Tasawwuf and Sufism; Secondly, it combed and introduced the representative results of Sufi Study on the east and west academic community; Thirdly,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view of Sufi research, It is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history of Islam,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uslim Cultural research, but also had an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inter— civilization dialogue exchanges, and inter— religious 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trust.

Key words: Islam; Tasawwuf; Outcome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Related Question

(*P177)

① 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编. 中国经济年鉴, 1943. 266

② 巴盟天主教爱国会编写. 帝国主义传教士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罪行（稿本）.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